

精华合订本



东

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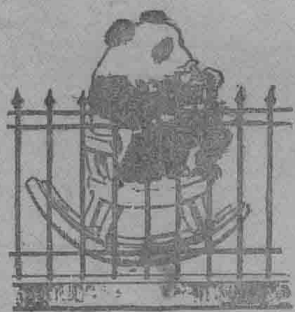
南

北

本刊宗旨：
博采中外
荟萃精华
开阔视野
启迪思想

DONGXINANBEI I

《东西南北》的周岁寄语



当春天再度给北国大地带来勃勃生机之时，《东西南北》作为长白山麓的一朵小花，迎来了自己美好的周岁生日！

周岁，对一个呱呱坠地而又逐月长大的孩儿，意味着他已承受过亲人们的百般抚爱，饱吮了母亲的乳汁；也意味着他已不再是襁褓中的弱婴，开始了自己的站立、学步和习语。尽管他还乳香未退，也不那么健美有力，但他毕竟在人生的旅途中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迎接他的将是更加锦绣的前程和广阔的天地！

年满周岁的孩子《东西南北》，在回顾自己所走过的一段短短的路途的时候，确实感到有值得骄傲之处，这就是抚爱、哺育自己的不仅有党的阳光雨露，还有那众多读者馈赠的美意和祝福。

一年来，在党的领导和广大读者的支持下，《东西南北》不羞于自己的幼稚，敢于面世，只是想使读者在较少的时间里，可以浏览到较丰富多彩的名篇佳作。但终因它是初次学步，并不成熟，为读者服务的质量还不够好。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有关部门和省委的有关领导以及许多读者，给它及时提出了批评与帮助，有的还写来题词和贺信。在这一年的仅仅三百六十五天的时间里，就有十多万份信稿，寄自于松辽平原、珠峰天池、大江南北、沿海各地……。它们勉励它“博采中外，荟萃精华，开阔视野，启迪思想”，注意自己的思想性和知识性；同时，还把自己最喜爱的佳作、最得意的译文和创作荐来，让《东西南北》在“两个文明”的建设中添彩生辉，尽到自己的天职。如果说，作为祖国文苑中的一朵并不富丽堂皇的山花，在装点祖国山河、美化人们灵魂的工程中也贡献了一点点微薄之力，这功劳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应归于这些热爱、支持于它的读者；而它需要的则是更好地把东西南北寄送来的营养加以消化和吸取。

回顾过去为的是更好地开拓未来。

面对广大读者和名家的题贺与祝愿，在新的岁月中，《东西南北》要继续坚持办刊的宗旨，在党的四项原则的基础上，为两个文明建设的总目标服务，进一步提高刊物的政治思想水平，扩大知识领域，在内容上不断地充实自己。为此，《东西南北》除了保证在每期都有三至五篇重头文章外，还要情而实地办好读者们喜爱的所有栏目，并使他们每期都可以看到新的园地；加强选刊一些优美的新译和摄影、美术的杰作；在保持“五性特点”的同时，争取给读者以更多的知识。

此外，根据读者要求，从封面到封底，从插图到题字，尽量使其配搭相宜。还要做到校对无误、印刷清晰、装订精美、按时间世……

总之，《东西南北》将继续沐浴三中全会的春风，吸取诸刊之长，扬弃自己之短，作一读者称心如意的精神伴侣！

《东西南北》自喻为山花，这说明它还并不那么娇媚富丽，还有待于园丁们的辛勤培育；但它有着坚强的枝叶，牢固的根须，愿意接受阳光雨露，肯于向大地索取，不断地充实与完美自己。

《东·西·南·北》精华合订本(第一集)目录

一九八四年十月一日出版

·古今人物·

毛泽东与谢觉哉	王定国	4
体健何惧年高——邓小平同志体育生活散记	傅溪鹏	6
胡耀邦同志和他的老师	张振国	8
李知凡太太	净三	29
知音曲——陈毅同志和知识分子	马雨农	16
爸爸的周年祭	廖慕	46
一位富于传奇色彩的英雄——钱壮飞	曹硕龙	10
“牧马人”的自述	曲啸	18
聪明贤慧的赵四小姐	曹振中	52
傅仪的妹妹和妻子们	石肖岩	79
第一批勇敢的人	海燕	38
步鑫生的“八小时以外”	汪东林	23
黄植诚少校与月娟姑娘	刘亚洲	58
蒙巴顿勋爵	冯纪宪 摘译	66

·史海一瞥·

孔府轶事	孔德懋	124
拂去历史的尘埃	戴晴 李家杰	24
皇姑屯的爆炸声——奉系军阀头子张作霖被害前后	寒光	96
梅妮少尉	沈山	159
珍珠港事件的内幕故事	张铨铎 编译	112
三百年前的状元卷	王文光	196
慈禧太后的一天	陆全	178
光绪帝“猝死”之谜	朱金甫	82
非洲黑人何时到达美洲	文有仁	90
美国早期资产阶级的“生财之道”	王孝询	94

·文苑拾零·

没有证据	[日] 佐野洋	128
------	---------	-----

一个妓女的信	[印度] 苏库玛林·波德卡特	100
丁巡抚运筹诛权宦	(故事)	116
夜半来客	[美] 罗伯特·亚瑟	165
白宫血案	[美] 玛格丽特·杜鲁门	154
被盗去的情书	[美] 埃德加·阿伦·波	140
两条路	[德] 里克特	177
《三国演义》诸家谈	(学术讨论纪要)	138
谁杀死罗宾斯一家?	张北海	108
青春的秘密	[苏] 马雅可夫斯基	172
“东·西·南·北”联趣	周澄平 辑	173
《红楼梦新补》(八十二回)	张之拟补	207
当代诗词五弊	曹恩彬	162
中外银幕拾零		179
奇里村长和魔鬼	(世界民间故事)	164
论说随笔	[英] 弗兰西斯·培根	74
老鼠嫁女	(世界民间故事)	164
世界名作家谈写作	马合秋 辑	189
中国画的题款	王伯敏	98

·知识天地·

学位制度古今谈	陈四益 王 琦	168
双胞胎不只是面庞酷似	康斯坦斯·霍尔登	88
你知道中国古代世界之最吗?		163
用数字表示的名人	蔡铁文 辑	169
东北的全国之最		167
我国主要朝代名称由来		167
生命之苗——头发	刘童光	188
美容术的变迁	金 阔译	198
《国旗图案漫谈》等六则		72

·爱情婚姻家庭·

爱,深深埋在她心里——记作家刘绍棠的妻子曾才美	张同吾	44
普希金夫人轶事	[苏] 阿·库涅佐娃	48
当诺贝尔失去爱情的时候	赵 华	51
未来的家庭生活	李守贞 祝寿臣	56

·人世间·

航空史上罕见的死里逃生	皮特·布朗	182
世界上第一个女海盜贝利维	董川峰 编译	174
寄自一个女婴的身旁——给丈夫的信		152
复活了的灵魂	潘治富 搜集整理	70
谁把她们送上绝路	杨允斌	86

·科技珍闻·

《家庭微电脑》等十八则		150
-------------	--	-----

·文笔精华·

名家笔下的人物肖像、人物对话、人物出场、人物心理刻画、烘托手法		142
---------------------------------	--	-----

·神州漫游·

地名趣谈		192
中国名山摘粹图		194

·劝学篇·

我的幻想	[苏] 奥斯特洛夫斯基	41
古今中外学者治学方法四十例		200
时事测验百题		216

意大利“钢门”佐夫的成长道路.....	杨更生	103
鲁迅怎样读书.....		220

·艺 术 精 英·

生命的强者.....	余士君	76
世界微刻冠军张云虎.....	张诗剑	42
小夜曲.....	舒柏特	190
名曲中的瑰宝.....	刘克清	190
蔑视权贵的贝多芬.....		191

·为 您 服 务·

怎样培养君子兰.....		122
青春发型种种.....	刘 然	206
新娘怎样化妆.....	黄佩华	199

·体 坛 新 星·

广澳美代子小传.....	[日] 山崎征治	104
--------------	----------	-----

·海 外 掠 影·

美国夜生活.....	蒋子龙	63
当代美国青年对婚姻的态度.....	高美东	180
哭和笑的买卖.....	陈 然	185
美国的“第一家庭”.....	张国良	120
爱冒风险的国王.....		186
枪口下的巴比.....	陈封雄	92
咖啡馆——欧洲人的乐园.....	张燕南 编译	170

·科 普 园 地·

十二名登月者现在哪里?.....	冯天平 摘译	181
半脑人的诞生及其奥秘.....	嵇君	184

·百 家 之 见·

明末名妓陈圆圆.....	魏 弓	137
中国近代史体系应该如何概括?.....		69
劳动是否创造了美.....		69
“端午”始源新说.....		69

·旅 游 指 南·

旅游莫忘赏题词.....	竺岳兵	202
北京名胜导游图.....		203

·生 物 世 界·

迷人的鸟类世界.....	张 锋 编译	84
猫闻说趣.....	梁金润	197

·名 人 轶 事·

毛主席匿名友人.....		109
贺子珍在长征途中.....		22
邓颖超过草地.....		22
以书下酒滋味长.....	黄 虹	22

·美 育·

高尔基给他儿子的信.....	陈学迅 译	34
请你自我测定一下文明礼貌水准.....		172

·奇 风 异 俗·

世界各地新年习俗.....		204
奇异的“女性王国”.....	李世义	110

·海外报刊文摘之页·

坐轮椅的“女强人”.....		187
拳击台上多冤魂.....		187
如何投考外交官.....		187

·祝 您 健 康·

孔子为什么能活到“古稀”.....	唐任伍	126
睡眠姿势与性格.....		201

·连 环 画·

木偶人的报复.....	郑自根改编 高燕绘 (见插图)	
-------------	-----------------	--

·快 活 林·

《鸡蛋》等若干则.....		211
---------------	--	-----

·其 它·

杜甫为什么见花落泪——人的心境小议.....	韩向前	65
首届会谈中的翻译.....	查尔斯·波伦	171
致读者.....		224

·在本刊创刊一周年之际·

《东西南北》的周岁寄语.....		1
舒同、吴作人、溥杰、刘敬之、佟冬、于省吾、公木、蒋锡金、金景芳的题贺.....		221—224
对《东西南北》的希望.....	高 狄	221
良好的祝愿.....	知 侠	222
寄《东西南北》的青年读者和朋友们.....	张海迪	223
赠语北国奇葩.....	田 华	221
我的希望.....	蒋大为	224
知识性东西也需要形象化.....	秦 怡	222
封面：青春.....		(摄影)
封二：神奇的九龙公道杯.....	蒋敦明	
封三：林黛玉人物画选.....	(美术欣赏)	
封底：月夜.....		(油画)

印刷装订：长春第二新华印刷厂
编辑出版：《东西南北》文摘月刊杂志社

本刊特聘顾问

(以姓氏笔划顺序排列)

公 木	刘诗慧
刘多三	佟 冬
吕元明	唐敦庆
金景芳	蒋锡金
董申葆	

主 编

冯集中



毛泽东与谢觉哉

· 王定国 ·

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的时候，我特别怀念毛主席同延安五老：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董必武、谢觉哉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之间的崇高情谊。我这里写的只是毛主席同谢老之间友情的片断。重温这些历史，对于发扬革命传统，端正党的作风，是大有裨益的啊！

“敢于说真话”

邓小平说：“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说实话，说真话，是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作风。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五日，谢老的日记中摘录了毛主席的要语：

“敢于说真话，敢于把话说穿。表面上拉拉扯扯，是不解决问题的，要有大胆的自我批评的精神，才能提高党的威信。”

“敢于说真话，敢于把话说穿。”在这方面，毛泽东同志为我们树立了典范。他从来也没有认为，自己所谈的，所做的，都是万无一失的。一九四一年八月五日，毛主席给谢老的一封信上说：

“事情确实需要多交换意见，多谈几次，才能周到，否则极易偏于一面。对于下情搜集亦然，须故意（强所不愿）收集反面材料。我的经验，用此方法，很多时候，前所认为对的后觉不对了，改取了新的观点。客观的看问题，即是孔老先生说的‘毋意，毋必，毋

固，毋我’，你三日信的精神，与此一致，盼加发挥。”

多方面听取意见

毛主席很注意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一九四一年夏天，有一次，毛主席对谢老说，知识分子要工农化，工农分子要知识化。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要搞好团结。毛主席说，一年三百六十天，你拿六十天，同大家一起谈谈，并不会说你工作做的少。现在，有些人做工作，事先不通气，不好好商量，只靠开会解决问题，光靠开会，事先又不商量，怎么能把工作做好？

毛主席对待同志很谦虚。八月六日，他在给谢老的一封信里说：

“我前信未蒙林老复示，……。然区区之意，在使此问题得到合理解决，以达意志统一与行动统一是目的……故就感想所及，提出如上论点，就正于你及林老。如你及林老觉得有错误，即祈毫不客气，一一指正，以归一是。”

这封信深刻地表明，毛主席是多么注意听取意见，勇于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啊！

有了穿吃住用，什么都活跃了

一九四一年，林伯渠同志是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谢老是边区政府秘书长。毛主席很关心边区的生产建设和财政经济问题。毛主席经常找林老、谢老谈这一问题。

有一次，他们还特别谈到收支平衡问题，谈到发展私人经济与部分公营经济问题，对这些有关边区人民吃穿用的大事，他写信给谢老，交换意见。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二日，毛主席给谢老的信中写到：

“经济建设一项，乃是各项中心，有了穿吃住用，什么都活跃了，都好办了。”

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制订一系列发展经济，实行四个现代化的政策，我们人民吃穿住用有了改善，经济生活不是更加活跃了吗？

深厚的革命情谊

毛主席和谢老的革命情谊源远流长，永放光彩。早在一九二一年，谢老和毛主席就有交往，谢老当时担任《通俗报》总编辑。六月八日这天，谢老在日记中写道：“润之提议，为组一报，继续《通俗报》的精神。”毛主席要谢老掌握的这个“精神”，就是革

命精神，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事隔二十一天，即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傍晚，谢觉哉同志（焕南）来到湘江岸上，送别毛泽东（润之）和何叔衡同志。他俩是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湖南地区的代表。

当时湘江上空乌云翻滚，反动势力猖獗，为保守秘密，对于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谢老既怕忘掉，又不能详载，只好在这天的日记上画了一大串长圈，这一串长圈记录了谢老这位清朝秀才参加中国革命战斗历程的第一个脚印。

战地黄花分外香

一九四七年，蒋介石、胡宗南进攻延安。毛主席转战陕北，日夜为全国战局操心。十月二十三日这天，谢老从山西临县后甘泉村，去陕北佳县神泉堡看望毛主席。可是适逢主席上山看地形去了，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他便找到周恩来和任弼时同志，一直谈到天晚。

毛主席回来了，他一见谢老，便拉住手问：“谢胡子，你还好啊？”（谢老留有胡子）他们兴致勃勃地一直谈到夜半。

谢老当时是中央法律委员会副主任。谢老回来，他和毛主席谈了晋绥边区临县的土地改革问题和起草宪法等问题。第二天清早，两个人又在住屋门前，合拍了一张照片。

战地黄花分外香，革命情谊无限深。谢老对我说，只隔了五天，十月二十八日清早，他又去白云山看望毛主席。他总觉得，在战火纷飞的岁月，一天不见毛主席，心里就不踏实。这天又谈至深夜。二十九日这天，谢老陪同毛主席游览了白云山。

白云山顶，有不少庙宇，主庙真武祖师殿尚庄严完好。他俩一边游览，一边亲切交谈。主席对谢老说：“自作战以来，身体比前好。每天都能有目的地走上十里，而不是散步，这最好。用脑过度必疲倦，倦到洗澡都不能支持。写文件到将要完成，如感疲劳，又强写完，就会感到手发冷，须躺下数小时才能恢复。”

谢老对我说，毛主席在战争中日夜操劳，十分疲劳。我们的毛主席，就是这样为解放全国人民呕心沥血，使我永远难忘！

延水河边情如春

红军到达陕北不久，谢老任中央内务部长、西北办事处秘书长，后来又担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和毛主席接触的机会更多了。

一九四〇年四月，谢老因为没法改善中央党校教员、学生的生活，一天深夜了，仍站在山下伙房的院坝里，同负责种菜的黄立德同志和养猪的杜老汉谈话，讨论在缺油少肉的情况下，如何改善大家的生

活。由于时间太久，谢老受凉感冒了。

消息很快传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特地从杨家岭步行，走过延河的石墩，来到中组部旁边的中央党校，看望谢老。毛主席对谢老说：年纪大的人，工作要做，也要注意休息。你感冒了，还是用湖南家乡喝酸辣汤的办法，出一身汗，就会好点。同时又叫人找医务室，给谢老服药。临走再三嘱咐，要谢老保重身体。

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到毛主席对老人是多么关心。一九四一年三月二日，毛主席在给谢老的信上写道：“林老（林伯渠）宜即休养两三个月，劝他不要总工作，要他有放得开、不怕塌台的精神，请告他下决心，不可大意。你亦宜带病半休养性质，只抓大者要者，小而次者出入可也。保存精力，长期奋斗，为上等。”

主席在八月七日的信上又说：“你身体有病，切勿过劳，暂时以休养为主。”但是，还不放心。这时，延安行政学院院长王凌波同志突然病逝，毛主席闻讯，九日十五日又来了信。“死者已矣，生者务宜注意。关于你及林老的工作及生活，亟宜有所调节，务不过劳，文章亦不宜写得太多。”尊敬、友谊和力量，象春风温暖着老战友的心田。

在岸英简朴的婚礼上

全国解放后，谢老是第一任内务部长。这一时期，在毛主席和谢老交往中，特别令人难忘的是，参加毛岸英同志婚礼的家宴。

一九四九年深秋的一天，我们收到毛主席亲笔的字条“岸英要结婚。为了节约，只请你们夫妇俩作客吧。”

当天晚上，谢老和我来到中南海毛主席的家里。同桌吃饭的，有岸英的爱人刘松林和她的妈妈张文秋同志。我看着这对夫妇的幸福情景，不禁沉思起来：杨开慧同志如能活到今天该多好啊！

这顿新婚的夜餐很简单，只几个菜。毛主席一边吃，一边高兴地说：“岸英有本事。这桩事都是他自己办的，没有用我操点心。”毛主席把湖南捎来的腊肉，夹到谢老碗里，亲热地说：“比你在延安送给我的怎样？”谢老说：“家乡的腊肉，当然比我们做的好呵！”

饭后，毛主席又嘱咐谢老和我，到中联部岸英的宿舍看新房。新房很简单，摆一张床，一张桌子，几个凳子，都是机关借的旧家具。看了简朴的婚礼，我想，毛主席对女子要求多严呵，更增加了我对毛主席的热爱！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本文作者是全国政协委员、谢觉哉同志的夫人·

（北京 贺兴中整理推荐 原载《中国老年》
83年第3期）

小平同志的体育生活

——邓小平同志体育生活散记

· 傅溪鹏 ·

峰回路转，拾阶而上。邓小平副总理一行，兴致勃勃地登上了海拔一千八百米高的黄山。

闻名于古今中外的黄山，矗立在东海之滨。那奇特的山石，苍劲的青松，浩渺的云烟，浑然一体，动中有静，静中有动……难怪古代旅行家徐霞客留下“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的赞美诗；历经戎马生涯的陈毅元帅则写下“天下第一山”的匾额。

一九七九年七月十二日早晨七时半，邓小平同志自山脚下的观瀑楼出发，迎着朝阳，开始步行登山，行程山路六十里。小平同志虽然七十五岁高龄，却走在前面开路。他的腿力很好，一口气登上三十来个陡峭的台阶，竟把随行的亲属甩在后面……到慈光阁时，身着短袖衬衣的小平同志，红光满面，汗珠涔涔，但兴头更足。他稍息片刻，弯腰挽起裤管，接过头杖，精神抖擞地说：“走！”宏亮的声音，顿时增添了大家的力量。每登到比较险峻的地方，小平同志就回头嘱咐大家要当心些。

中午时分，来到古香古色的半山寺。午饭小憩之后，小平同志复又踏上行程，沿路极目四望，兴味盎然……他老人家兴头越来越足，步履稳健，气息平稳。他们穿“一线天”，过“蓬莱三岛”，向玉屏峰进发。玉屏峰称作“黄山第一处”，用音乐家的语言来说，它是“黄山的主旋律”。忽见一棵寿逾千年的古松，破石而出，恰似在向客人们招手致意。这就是闻名的“迎客松”，哗哗的松涛声，似乎在用它热情的话语，欢迎客人。

当天晚上，小平同志宿住在玉屏楼。这里的建筑壮观，不少革命前辈游黄山后的诗作笔迹都留在此处。小平同志的老战友刘伯承将军的诗篇：“抗日之军昔北去，大旱云霓望如何。黄山自古云成海，从此云天雨也多。”最是令人感慨，引人深思。这不禁使人联想起当年刘邓大军纵横中匪，战场烽烟滚滚的情景。正是多少革命先辈出生入死，奋斗牺牲，才得重整今日的大好山河！然而，谁知纵使是在和平建设时期，也难免不经历艰辛的岁月。

文化大革命的头两年，邓小平同志受到了冲击，儿女亲眷们均被逐出家门，他和爱人卓琳同志孤居在中南海里的一个僻静的小院里。他俩自己扫地，洗

衣，做饭，操持家务。此时，尽管政治风云变幻莫测，但小平同志依然坚持他长期形成的散步习惯。每天清晨，他绕着院子里的两棵老槐树转。他迈着快捷平稳的步伐，每次一定走上几十圈，并且每圈有一定的步数，象在认真做着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

学生时代的小平同志，就爱上了足球运动。在法国勤工俭学时，他什么工都做，主要是作苦工，当过锅炉工，跑堂子……。在紧张的学习和劳动之余，他和同学们仍喜欢参加体育运动，观看比赛。有一次，他竟把一件外衣当了买票，去看一场奥运会的精彩足球比赛。他很喜爱足球，到了解放后依然如此。五十年代，他是足球场观众席上的常客。后来更多的是通过电视看足球赛。年轻时代的锻炼和后来的战场跋涉，使他练出了一副铁脚板。

一九五九年，小平同志的一条腿由于骨折，伤愈后，脚力很差。他听从大夫的建议，认真进行体育疗法，养成了每天散步的习惯。他还时常同一些老同志或随亲眷去登景山、北海白塔，爬香山。

一九六九年，在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下，小平同志和卓琳同志，被移居到南昌郊区的一所小孤院。房子四周围着一人多高的竹篱笆，活动的天地很小。但是，环境条件的限制，只能围住人身，却压抑不住老一辈革命家的心。小平同志是闲不住的，他们住的二层楼自来水常常上不去，楼上用水困难，已经六十多岁的小平同志常常自己提水上楼。他除了每天坚持在院子里散步四十圈外，还同卓琳同志动手在院子里垦出一片菜地，养了一群活蹦乱跳的鸡。小平同志打水，提桶，浇粪什么都干。辛勤的劳动，迎来了一片喜人的绿茵，油菜、菠菜、大葱、青蒜等蔬菜，长满地窖。

南昌郊区僻居时期，上面规定小平同志每天去附近一个工厂劳动。半小时左右的路程，他坚持步行往返。开初，让他干些轻活，但他却主动提出要来干重活。后来，他便承担了锉螺丝的力气活，而且给自己定了每天的劳动定额。

一九七五年，小平同志恢复工作后不久，又横遭“四人帮”的迫害。一九七六年，他退居于一所北京式的旧庭院。小平同志从年轻时就喜欢游泳，并养成

冷水浴的习惯，数十年如一日，一直没有间断，直到这一年，因年迈才停顿下来。但他依然精神矍铄，坚持每天散步，做自己编的简单健身操。夏天来了，院子里的园林树下，长满了尺把高的草。小平同志看着有趣，便叫女儿买一把镰刀，每天在院子里割草。此时，他每天的生活仍是充实有趣的。他每晚睡觉前总要看书。他爱听儿女们谈天说笑。他的冷静沉着，胸襟豁达，驱散了一家人生活中的阴霾。

粉碎“四人帮”后，小平同志重新恢复工作以来，散步习惯虽是坚持下来了，但由于工作繁忙，散步时间相对减少了。而且散步的时候，还在思考各种问题。他曾说过：“唯独打桥牌的时候，我才什么不想，专注在牌上，头脑能充分地休息。”的确，他干什么事情都一样专心致志，精神集中。他的桥牌活动是五十年代在四川学的，后来就一直成为他的一个业余爱好。同时，他喜欢打台球，而且打得很出色，一次可以拿一百多分的高分。有时，他操着富有音乐感的四川话说：“打牌要和高手打嘛，输了也有味道。”近两年来，尽管工作繁多，但小平同志却还是精力旺盛。有时，他可以同四、五岁的孙子同室相处，孩子的干扰，分散不了他的精神，仍然入神工作。由于体育活动相对减少，而国事繁重，为了保持健康，在同志们和家人们的催促下，小平同志才决定了此次的黄山之行。

经过一夜的休息，小平同志恢复了精力。第二天早上，他和大家一起踏上百步云梯，登上光明顶。

盛夏之际，黄山游客众多。许多来自海内外的宾客，得知小平同志登黄山的消息后，都盼望能在此胜地见一见小平同志。在登山过程中，遇到身后有年轻人或挑担子的老百姓，小平同志就连忙停到路边，招呼随行的同志说：“让一让，请他们先走。”但是，很多游客往往赶到小平同志身边，就不走了，同小平同志交谈起来。

当小平同志一行快到鱼鳞洞时，有一位年轻姑娘气喘吁吁地从后面跑了上来。小平同志一行以为她赶着上山，连忙让路。但她突然停了下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邓伯伯，您好！”她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红通通的脸蛋上散发着热气，“我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学生，本来已经下山了，听到您老人家在这里，我们又赶了上来。”

“复旦大学什么系的呀？”小平同志高声地问，“是考进来的吗？”

“是考进来的，念的新闻系。”女青年回答。

“噢，难怪消息这样灵通。”小平同志风趣地说。

这会儿，又赶上来两个女青年。小平同志立即同她们热情地握了握手：“你们好哇。”

“邓伯伯好。”那两位女青年握住小平同志的手，舍不得放开。

“请邓伯伯给我们签个字吧。”女青年们拿出了她们的学生证。

“你们三个人，四个学生证？”小平同志笑着问。

“我们有一位男同学，发扬风格，留在下面看我们的东西，让我们三个人赶上来。这个学生证是他让我们代请您老人家签字的。”姑娘们解释着。大家听了，都爽朗地笑了起来。

“怪不得三个人四个学生证。”小平同志一边签字，一边幽默地说，“女娃登山赛过男娃喽！”

“谢谢邓伯伯，”姑娘们接过签字的学生证，有些不好意思说，“我们还想占用您老人家一点时间，合个影行吗？”

“好哇，我们难得遇到一次嘛。”小平同志高兴地说。

“谢谢邓伯伯，邓伯伯再见。”合影后，姑娘们（下转9页）



胡耀邦同志和他的老师

《中国老年》特约记者 张振国

一九八二年七月五日，从南京开往北京的一列客车上，靠窗坐着一位年事已高的老人和一位年近四十的中年妇女。他们总是笑容满面地低声细语，似乎有说不完的内心喜悦。

这两人的行囊很简便，老人拄着一根拐杖，中年妇女携带着一个不太大的提包。他们乘坐的虽是卧铺，但到深夜时分，中年人先入睡了，老年人却还在沉思之中。

他，名叫喻科盈，年近八旬。早年当过教师，后任冶金部马鞍山矿山研究院理化室主任，现已退休。这回他是应一位学生的盛情相约到北京去的。她，名叫喻向明，老人的女儿，是这个院的会计。这次她是奉院党委之命，陪伴老人进京赴约的。

“他这么忙，还惦记着我这个退了休的老人，真了不得呀！时间已经过去五十多个年头，他还能记住我的名字，真是一位念念不忘故旧的人啊！……”老人时而摸着揣在怀中的信，时而发出感叹之声。喻老虽没有把信打开，但信上的每一句话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科盈老师：

得悉玉体犹壮，健饭如常，儿女都已走上工作岗位，为国家、人民尽力，不胜欣慰。”——老人默念

着。

“我没有忘记你，没有忘记小学和初中时期其他几位老师，因为这些老师那种正直、廉洁和诲人不倦的精神，曾经给了我以巨大的感染力量。”——老人深情地默念着。

“很高兴能在北京见到你。不过此地气候现已严寒，于年事过高之人，诸多不适。希望你明年夏秋季节来。”老人继续地默念着。

……

这封信是谁写的呢？是他的一位学生胡耀邦，于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用毛笔亲自写给他的。

“我没有忘记你”，——喻老一再叨念着信中那句催人泪下的话，万千往事，一幕一幕地象窗外的大地在他的眼前回旋：

——二十年代末，我大学毕业之后，在家乡湖南浏阳县立初级中学教过书。不错，他是我的学生，但他是学校的高材生。我很惭愧，我对他的帮助太少，可他却把我五十多年前的一点师生情谊还铭记在心……

——六十年代中期，他多次打听过我，我当时哪能知道呢？这些事，都是家乡人后来告诉我的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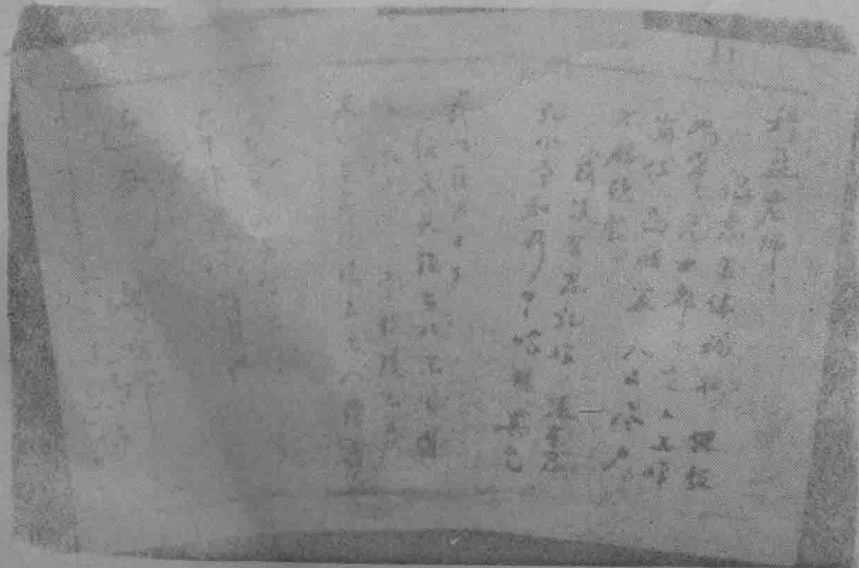
——十年动乱期间，我曾被挂牌游斗，还有人把我作为重点对象，跑到湖南老家找人查问我。这一查，可使乡亲们知道了我的下落。这真巧啊！

——“四人帮”粉碎之后，他又再次打听我，家乡的人民政府终于把我的确切住址和情况告诉了他。谁知他如此记挂故旧，很快就给我来了这封信！

——成行之时，老伴对我说：“现在国事很多，党务很忙，你无论如何不要多花费他的时间，更不能给他添任何麻烦，见个面，领份情意，就足足有余了！”她说得很对，知足才能常乐呀！

……

一封书信，勾起老人对万千往事的回想，所以他久久未能入



睡。

是啊！在那漫长的岁月，一个学生能如此惦记着一位初中时期的老师，这怎能不使喻老思潮起伏、感慨万千呢？

一夜行车，天已破晓。女儿在忙着检点行囊，老人却不知何时进入了梦境。她把那只不太大的提包轻轻拎起，却又慢慢放下，是怕惊醒父亲的睡梦，还是怕把包中的礼物碰坏呢？其实包里并没有什么价钱很贵的礼物，只有老人送给学生的一片冰心——四条镇纸石和两枚印章。关于这份薄礼，她是亲眼看见父亲在接到那封来信之后，经过精心设计，利用理化室用过的地层深处的岩芯，亲手磨制而成的。两枚印章上，一枚刻上“建设四化”，一枚刻上“振兴中华”，父亲的一片心意，全都嵌在这两枚石印之中啦！

六日到达北京。师生相会的时刻来临了。一九八二年七月七日下午三时，他见到分别了五十多年的学生。他们促膝谈心，同叙往事、无拘无束，共叙情怀。

“您的名字我记得很清楚！”学生端详着老师魁梧的身体，打着手势说：“您大致的轮廓我也还记得，可是现在您的面部变化太大了！”

“是的，你记性真好！半个多世纪了，那时我才二十来岁，现在都快八十了！”

“杨勇同志也是您的学生，不知您可记得？可惜他现在不在北京，不然他一定会来看您！”

“你工作太忙，我不能耽搁你过多的宝贵时间。”

“老师呀！小学和初中的老师，我找了好久，能找到的，只有您一位啦！……”

接着，师生从过去谈到现在，从故乡浏阳谈到当今的四化建设。学生还细心地问及老师住房多少米，家庭收入有多少，退休后晚年生活是怎样安排的等等。老师说：“我身体很好，喜欢钓鱼，下棋，有时也为公益活动尽点义务！”耀邦同志听后说：

“这很好。钓鱼也好，可以锻炼身体！”

在共进晚餐的时候，学生又告诉老师：“您自己做计划，想到哪里看看、玩玩都行，您只管说。”

在中南海瀛台散步的时候，他们走到一条石凳前，胡耀邦同志说：“咱们在这照张像吧！”于是师生一起照了一张照片。

喻老在北京住了十日，游览了名胜古迹，登上了八达岭的万里长城。临别前，学生为老师和喻向明各买了一块衣料，并设便餐饯行。

临别，学生依依不舍：“祝您健康长寿，下次再来！”

老师恋恋难分：“谢谢，我争取八十岁再上一次长城！”

学生还特地告诉老师：“请代向师母问好！”

……

（袁旭东等十八推荐）

原载《中国老年》创刊号）

·插图 冯明·



（上接7页）

喜盈盈地说，“祝邓伯伯身体健康。”

“再见，望你们好好学习。”小平同志向姑娘们招招手。

小平同志每到一个地方休息的时候，总有许多人来要求签字合影。在黄山拍摄武侠片《白发魔女》外景的香港电影工作者，黄山宾馆的服务员和许多游客，都同小平同志合了影。这次登山前，小平同志对安徽省负责同志说：第一，不要妨碍群众游览；第二，省委同志不要来陪；第三，不准搞特殊化。起初，为了安全起见，保卫人员还是想悄悄控制一下上山游客的人数。小平同志发觉后，便说：“要让群众上山，不要搞得戒备森严。”

第三天，小平同志和随行人员，开始攀登雾海苍茫、险峻壮观的西海。山路陡峭，随行人员想搀扶小平同志，他却微笑拒绝了。他如同年轻人一样，手扶台阶边的铁链，纵步攀援而上。偶尔，太阳的光辉，透过云海的间隙，从山外映射进来，恰似缕缕彩斑斓的金丝……他站在峻峭的山巅，纵目眺望，云烟四罩，峰峦起伏……至此，小平同志凭着强健的体魄，三天时间，纵横踏过山路崎岖的黄山群峰。饱览了天都峰、莲花峰等胜景后，小平同志满怀情趣地说：“爬了黄山，天下的名山都不在话下嘛。”

（原载《新体育》80年第7期）



一位富于传奇色彩的英雄

钱 壮 飞

·曹硕龙·

他一九二五年入党。在党中央的指示领导下，一九二九年打进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给党提供了许多极为重要的情报。他和胡北风、李克农被周恩来誉为“三杰”。解放以后，周总理曾多次提到，如果没有钱壮飞，他和许多中央领导人、许多在上海工作的同志，早已不在人世了。

这里介绍的是，一九三一年由于叛徒出卖，上海的党中央组织面临被破坏的紧急时刻，钱壮飞与敌特进行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编者

离别“故乡”

一九二七年的四月底，一辆带篷的马车急促地驶过大街，在北京平安里一幢洋房门口停下。一个不满三十岁的年轻人从车上跳下来，他身材魁梧，浓眉大眼，鼻梁隆准。他名叫胡北风，是钱壮飞同时期入党的亲密战友。他飞快上楼，见钱壮飞一家正在吃晚饭——为了掩护革命工作，钱壮飞住洋楼，穿西服，吃的却常是棒子面疙瘩汤。钱壮飞看见胡北风匆匆进来，脸有异色，便预感到可能不妙。果然，胡北风示意出大事了。钱夫人急忙入内匆匆收拾了一包衣物交给钱壮飞。钱壮飞看看孩子们，只同夫人说了句：“留神！”便和胡北风火速下楼，登上马车。车夫一扬鞭子，马车便在风沙中飞驰起来。车窗外有巡逻的军队奋蹄而过，钱壮飞连忙放下帘子。

胡北风激动地对钱壮飞说：“今天上午，敌人下手了，大钊同志牺牲了！”他眼泪汪汪，激愤得说不出话来。

钱壮飞紧紧握着胡北风的手，哽咽着说：“可惜，我们都不能代替他去死。”说罢，泪如雨下。

钱壮飞同胡北风在北京前门车站握手道别，相约在天津相见，然后同赴上海。当年年底，他们到了上海，为了谋生，又几度离散。他们曾相约，如果一旦失散，每月逢五那天的傍晚六时，在外滩公园等候。不久，钱壮飞进了上海无线电管理局，任秘书。

一九二九年八月下旬的一天下午，一辆雪铁笼小汽车驶过柳荫匝地的白堤，在西湖博览会门前停下。徐恩曾身着浅色入时的西装，风度潇洒地迎了上去。从车里出来的是他的表亲、国民党中央秘书长陈立夫。陈立夫告诉徐恩曾：孔祥熙、宋霭龄参观了西湖博览会，大为欣赏，认为同巴黎的环球博览会相比，别具风味。

徐恩曾陪陈立夫来到临水的休息厅。厅内富丽堂皇，装饰优雅。只见一个文质彬彬、学者模样的中年人正在画画，听见人声，抬起头来。

徐恩曾向钱壮飞介绍说：“这位是中央秘书长陈

立夫陈先生！”转而向陈立夫介绍：“这位是钱壮飞先生，我们湖州同乡！”

钱壮飞连忙用手搔着对方的手，笑着说：“久闻大名！有幸见到陈先生，真叫人且把他乡作故乡了！”

陈立夫看看那幅未完成的画，说声：“不打扰了！”作了个请便的手势，便同徐恩曾走进里边的小厅坐定。

不一会儿，从小厅传来陈立夫的说话声：

“你知道吗？差一点捉到周恩来！”

只听得徐恩曾吃惊地“啊”了一声。

外厅，钱壮飞正在作画，听了这话，心一阵发紧。

陈立夫走后，徐恩曾把这次大搜捕的原委告诉了钱壮飞。

钱壮飞的心噗噗地跳着，只觉得一股凉气沿着脊梁骨往上窜，两耳嗡嗡作响。可以判定，陈立夫带来的消息是确实的。他急于想把彭湃等中央领导人被捕的消息告诉党组织，可是，他，一个同党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如同一叶孤舟，在风浪不息的大海上飘泊，四顾茫茫，到哪儿去报告？他心急火燎，那本来异常强烈地找党的愿望，变得更加迫不及待了！

回到家里，孩子们没有发现爸爸有什么异样，细心的钱夫人觉察到了。

钱壮飞把白天听到的消息，原原本本告诉了夫人。他们是二十年代先后在北平入党的同志。

钱夫人听了，也很着急，这个情报太重要了，可往哪儿送啊！

钱壮飞无可奈何地脱下外衣，沉默着。窗外，月色如水。钱壮飞神不守舍地写了两封应酬信后，顺手拿出一张信笺，凝想片刻，然后一挥而就。

壮别天涯未许愁，

尽将离恨付东流；

何当痛饮黄龙府，

高筑神州风雨楼。

钱夫人起身一看，大吃一惊：“这种时候，大钊

同志的诗，你怎么好写在纸上。”说罢，点火烧了。

钱壮飞斜靠在床上，看着窗外的星空，暗暗自语：“是啊！‘高筑神州风雨楼’，可我却无处效力。”忽然，他腾地站了起来，对夫人说：“明天我到上海去。明天逢五。”

找到“亲人”

夕阳西沉，薄雾横江。钱壮飞挽着夫人缓缓走过外渡白桥。

江海关的钟打了六下。

没有找到胡北风，只好连夜赶回杭州。

九月底，博览会胜利闭幕。徐恩曾受到陈立夫、孔祥熙的夸奖，钱壮飞自然受到徐恩曾的格外器重。特别是钱壮飞举家搬回上海时，亲自给徐恩曾送去两只沉甸甸的皮箱，箱子里装满了晶莹夺目的金银珠宝，绚烂照人的苏杭绸缎，名贵的人参、鹿茸、貂皮和古瓶。这是各地厂商奉送的“展品”。钱壮飞一一登记在册。徐恩曾浏览清单，抚摸着礼品，爱不释手。他赞赏钱壮飞的廉洁奉公，说道：“钱先生办事，一清二白，难得。不是鄙人当面奉承，黑眼睛碰上白银子，都会亮的，不管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可钱先生你……”

从此以后，徐恩曾对钱壮飞倚重有加，任命他担任私人秘书，公事家事一并相托，真可以说是丑恶不背，无话不说，待之如同心腹。

钱壮飞最为关心的，还是逢五傍晚六时前，到外滩公园去。他和胡北风已经好久没有联系上了，他希望有一天能在他们相约的地方相见。

一天，徐恩曾请钱壮飞到家里吃饭。徐恩曾告诉钱壮飞，他应陈立夫之约，决定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科长，重点对付共产党。调查科设在南京。陈立夫要他找一两个最可靠的帮手。他便郑重推荐钱壮飞担任机要秘书，陈立夫已点头认可，希望钱壮飞仔细斟酌，三天之后给他满意的答复。

钱壮飞带着徐恩曾“三天后答复”的要求离开了徐公馆。他的心事重重。如果要掌握敌人的机密，这无疑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可是，这需要党的指示，党的安排。他多么需要立即找到党啊！钱夫人也为此而着急，忧心如焚。黄浦江潮落潮涨，可是，党在哪儿？依旧杳无音讯。

第二天，徐恩曾宴请上海滩几位闻人。钱壮飞为他筹办酒席，迎来送往。席散的时候，他到柜台前结账，忽然发现柜台那边有一张熟悉的面孔，那对热情的大眼睛灼灼有光地注视着自己。定睛一看，是胡北风。他惊喜交集，禁不住“啊”的一声，奔了过去。这时，徐恩曾陪着客人正好从里边出来，似乎发现了什么，连忙走过去，怀疑地巡视四周。

钱壮飞急中生智，当即指指楼下的旁门说：“好象是密斯王（徐恩曾的姘妇）……”

徐太太问道：“什么事，慌慌张张的！”

徐恩曾害怕妻子追问下去惹出是非，连声说“没

事！”急急下楼从正门出去了。

钱壮飞把徐恩曾夫妇和客人送上车，待车子在大街上消失了，这才三脚两步上楼，在人群中找到胡北风，一把抓住胡北风的手，走到僻静的一角。两眼闪出喜悦的光芒：“我的天，这么长时间，你到哪里去了？”

当他得知胡北风已与党组织接上头了，钱壮飞高兴得情不自禁地叫了一声：“好！”郑重地问道：“我有急事相告，你能很快带我去见故乡的亲人吗？”

胡北风点点头，递过一张名片。他在一家影业公司拍电影，约好明天晚上在摄影棚里见面。

当晚，钱壮飞夫妇俩度过了一个充满欢乐和期待的不能之夜。

第二天晚上，钱壮飞如约来到摄影棚。只见水银灯下，一个恶少带着几个打手抢夺民女，好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好汉的扮演者就是胡北风。导演喊声：

“停！”灯光骤暗，棚里一片昏黑，人声嘈杂。胡北风走过来同钱壮飞握手，把他领到一个角落。一个戴

眼镜、穿长袍、神情庄重、眼光和善的青年迎了上来：“我叫李克农。老家让我来看望你。”钱壮飞握着对方的手，激动得声音也微微颤动了：“谢谢！这两年小弟人在江海，心里时刻惦着‘故乡’的人、‘故乡’的事，有的时候做梦也……”他无法控制自己，眼睛湿润了。

李克农紧握着钱壮飞的手，也很激动：“‘故乡’的人也很惦念着你。今天



见到你，真叫人高兴！”

钱壮飞重重地摇着对方的手：“高兴，太高兴了！”

深入虎穴

几天之后，钱壮飞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总务科（即调查科）的机要秘书，登上京沪快车，到南京上任了。同志们再三叮嘱他小心，因为那里是“虎穴”，稍有疏忽，就可能被老虎吃掉。钱壮飞满怀信心，他常常想起自己敬佩的李大钊同志的两句活：

“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

钱壮飞到国民党调查科任职，是党中央的决定，中央政治局委员、组织部长周恩来亲自过问这件事。在蒋介石、陈立夫要扩大特务组织，把重点转而对付共产党的时候，钱壮飞取得目前的地位，是中央多年来梦寐以求的，这有利于改变白区工作的被动局面。周恩来同志还同意李克农到上海无线电管理局担任编辑，同意胡北风和李、钱一起打进敌调查科，把它拿过来，三人成立党小组，由李克农任组长，并希望他们象高洁的荷花，出污泥而不染。

钱壮飞只带大女儿、大女婿和一个儿子到南京就职，钱夫人留在上海。大女婿刘杞夫是党的地下交通员，经常来往京沪线，那是通往“故乡”之路。

调查科设在南京中山路五号。为了掩人耳目，对外挂个叫“正元实业社”的牌子，还煞有其事地摆上几台没人买的油印机、收发报机。钱壮飞认为实业社的人在收集军政界的情报，离题太远，不如再成立“长江通讯社”，新闻记者，“无冕之王”嘛，可以登堂入室，通行无阻。徐恩曾深表赞同，并请钱壮飞费心物色人选。不久，“长江通讯社”成立了，在“正元实业社”隔壁的中央饭店四楼挂出牌子。下设几个分社，天津有“长城通讯社”，由胡北风主持，上海则有李克农独当一面。他们三个人按期在南京中央饭店“长江通讯社”碰头，开国民党的情报会，过共产党的组织生活。电台日夜有人值班，各地情报源源而来，局面很快打开了。

徐恩曾对钱壮飞是信任的，公函私信，任其代拆代办，只有一样不放手，就是蒋介石少数高级官员用的密码本总是带在身上，来了密电，都是亲自翻译。得不到密码本，无异是睁眼的瞎子，得不到重大的机密的。

一天，徐太太带着一个膀大腰圆的男亲 and 两个衣角生风的女戚，怒气冲冲来到中央饭店，径直登上二楼一套客房。徐恩曾的姘妇密斯王一看徐太太来势汹汹，吓呆了，徐恩曾也触电似地蹦了起来，光脚站在地毯上。

徐太太一挥手，两个女戚立即扑上去，把密斯王从床上架下来，徐太太上前打了两个耳光，骂声“贱货”，然后命令女戚：“踢！”女戚应声踢了几脚。

密斯王哭了起来。徐恩曾恼羞成怒，一个箭步上去拉开妻子，徐太太跌倒在地。她站起来一头撞在徐

恩曾胸前，一把鼻涕，一眼把泪，揪住不放。

这时，钱壮飞闻讯赶来了。徐恩曾用乞求的眼光望着他。徐太太也向他诉苦喊冤。钱壮飞劝徐太太下了楼，出了大门，把雪铁笼小汽车发动，请徐太太上车。

“要把那贱货打发走，这是一；每月添一百两银子菜钱，这是二。马上开车去见老太太，让老太太看着她的孝顺儿子是什么东西！”

钱壮飞想了想，说：“还应当让徐先生当众陪罪，上等酒席，把南京所有的亲戚都请来。”

徐太太说了声：“对！”

钱壮飞一听“对”字，便启动车子，在梧桐如盖的林荫道上飞驰起来。

钱壮飞送走徐太太，又回来安置密斯王。当徐恩曾听到徐老太太知道这件事，气得立时躺在床上时，不由得心乱如麻。他是有名的孝子，只好同意让密斯王到上海去。钱壮飞吩咐通讯社的小张护送密斯王到上海，亲自开车把他们送到火车站。又开车送徐恩曾回家，并亲自去给徐老太太看病——他是徐老太太的私人健康顾问……

钱壮飞根据徐太太开的名单，下请帖，到中山路龙门酒家定酒席。不到三天，一切安排就绪。

钱壮飞开宴前半小时来到徐恩曾的办公室：“徐先生，一切都安排好了，请到龙门酒家等候吧！”

徐恩曾只好从命。他换了套西装，把密码本放进口袋里。

钱壮飞指指密码本：“带密码到这种场合，不太方便吧！万一……”



徐恩曾点点头，犹豫片刻：“那放到文件柜里吧！”

钱壮飞说：“也好！加上锁，再贴上封条，那就万无一失了。”说罢取来锁头钥匙，请徐恩曾亲自把密码本放进柜里，加上锁，把钥匙递到徐恩曾手里，随即裁好纸，请徐恩曾上面签字盖章。

徐恩曾提笔要签字时，看看钱壮飞一如平常，一转念，取出密电码，交到钱壮飞手里。说：“这样，就万无一失了！”

钱壮飞淡淡一笑，把密码本放进口袋里。

从此以后，不管徐恩曾是否亲自翻译密电，只要涉及共产党，钱壮飞都先有了一个清晰无误的译稿，及时派人送到上海李克农手里。如蒋介石在汉口召开剿共会议，任命鲁涤平为总司令，何键为副总司令，张辉瓒为前敌总指挥，出动十万兵力，兵舰二十艘，飞机三十架，采取四面围堵，深入穷追的战术，对红军实行第一次大“围剿”这个情报，就是钱壮飞在小小的斗室，翻译密电，译好稿子，装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大信封里，派地下交通员连夜赴上海送给李克农，由李克农转送到周恩来手里的。敌人第二次军事“围剿”的情报，也是用同样的方式，及时、准确地送给党组织的。

一天，又是三个人碰头的日子。

李克农也拿来共产党的刊物：《红旗》、《布尔什维克》和一些文件，都是过时的，交给钱壮飞：“给他们交差去吧！”他告诉钱壮飞和胡北风：“来之前，我见到一位领导同志，他代表党中央对我们的工作表示赞许，特别提到第一次、第二次军事‘围剿’的情报送得很及时。”

胡北风问：“是伍豪吗？”

李克农说：“是他！”

钱壮飞早听说周恩来的名字和他的为人，心怀敬佩之情。他说：“很想见到他！”

李克农说：“他也想念同志们。他说：虽然关山阻隔，我们的心是相通的。”

钱壮飞请李克农向周恩来报告，蒋介石准备第三次“围剿”，亲自担任总司令，还要到南昌坐镇。随即，送过一个国民党中组部的长信封——里面是新的情报。

李克农接过来，放好，说：“明天，我送到中央去。老钱，伍豪一再叮嘱，你这个位置很重要，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暴露。”

钱壮飞点头，拿出一个小包，放在李克农面前：“这是我的党费。”

李克农感动地收下了。

雷霆之夜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五日，一场严峻的考验摆在钱壮飞面前。那是生死关头，也是他的生命最为闪光的时刻。

那天是星期六，徐恩曾照例到上海度周末，过他的夜生活去了。钱壮飞留守“正元实业社”，细雨濛

濛，正好闭门读书。晚上十时许，电台接收到几封加急密电，都是从武汉发来的。报务员送来第一封密电时，他还没有引起注意，放进文件夹里，继续看书。当收到第二封密电后，他寻思了：“武汉方面出了什么事？这样紧急！”立即插上门取出复制的密电码，翻译密电。

电报是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潜发给徐恩曾转陈立夫的。当钱壮飞译到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并且已自首时，不禁失声惊呼：“啊！他！”钱壮飞没有见过顾顺章，但知道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设在上海的党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的地址他了如指掌，秘密工作的方式方法他也一清二楚。如果他自首，无疑是把党的司令部完全暴露在敌人面前。他急忙译下去，当译到“如能迅速解到南京，三天之内，可将上海共党中央机关全部肃清”时，霍然站起，震惊不已。顾顺章不但自首，而且已经出卖组织。他一看日期，是昨天（二十四日）被捕的。那就是说，可能武汉行营侦缉处对顾顺章进行了一天的审问，查明其自首出卖确系真的，才于今晚发来密电。

钱壮飞把第一封密电原样封好，翻译第二封密电。何成潜报告：“明早派军舰将顾顺章解送南京。”

明早启航，最快，后天（二十七日）上午可以到南京，蒋介石、陈立夫作些布置，大后天就可能在上海进行大搜捕。党中央机关至迟要在后天晚上转移完毕。那么，情报非在明天一早送出，明天晚上以前送到中央不可。时间紧迫，钱壮飞紧张地思索着、盘算着。

他以最快速度翻译第三封密电。还是何成潜的报告：“顾顺章供称，军舰迟缓，请速派飞机来接。”

电报在手，南京不可能派飞机去。但如果他们明天在武汉找到过路飞机，明天晚上最迟后天一早就可以将顾顺章送到南京。明天送？太晚了！钱壮飞决定，当天晚上把情报送出去，不然，必然延误大事，党中央机关将被破坏，多少同志将立时被投入血泊之中。他翻出京沪列车时刻表，晚上还有一班特快夜车，十一点开，明早六点五十三分到上海。除坐飞机外，这是南京到上海的最快速度了。墙上的挂钟指着十点，离开车还有一个小时。

钱壮飞将密电封好，把译文揣在口袋里，拉灯锁门，踏着积水走过院子，耳边响起上次李克农的话：

“伍豪一再叮嘱，你这个位置很重要，来之不易，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暴露。”

钱壮飞停步，站在梧桐树下，他想：难道是我们的工作有疏忽的地方，引起了敌人的怀疑？莫非他们用这种办法来试探，让我自己暴露？不能不考虑这点。同李克农、胡北风一起打进调查科，是中央的决定，顾顺章是了解底细的，电报上并未提到这一点，莫非真的有诈？现在，没有十分把握，还不能断定顾顺章叛变的真假。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了？不，还不能这样说。不能大意，万一暴露，中了计，那将丢失了这个很好的隐蔽岗位。可是，如果这一些都是真

的，而未及时报告，那么，中央机关、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一个个联络站，党在上海长期惨淡经营的成果就要毁于一旦。

钱壮飞如一尊雕像，一动不动地立在梧桐树下。宁可信其有，有备无患。决心一下，他快步回到办公室，拿出钥匙，走到车库，把雪铁笼小汽车开出，径直驶到家门口，然后，走进院子，敲女儿女婿的房门：

“杞夫，快起来，穿好衣服。”

……

钱壮飞开车。雪铁笼小汽车在夜海中奔驰。他把电报译文交给刘杞夫，让他先看一遍。边开车，边说：

“记住，到了上海，马上找‘舅舅’（指李克农），越快越好。如果找不到，找你岳母，告诉她，一定找到‘舅舅’，把这，十万火急，报告中央。”

刘杞夫点头，他紧张得有些发抖。

送走女婿，回到“正元实业社”，已是子夜。他希望这一切只是一场虚惊，因为几封电报都没有提到他和李克农、胡北风的身份和使命。他感到遗憾的是他不熟悉顾顺章这个人，这使他迟迟不能作出判断……

顾顺章是浦东人，生长在上海，原为上海南洋烟草公司工人。曾以“化广奇”的艺名在上海大世界游艺场登过台。上海武装起义时，担任工人纠察队长，后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特委成员之一。他虽然投身革命，但没有跳出“升官发财讨姨太太”的老路。长期的白色恐怖使他日益动摇。一九三一年四月初，党中央派他护送张国焘、陈昌浩由上海经武汉去鄂豫皖苏区。顾顺章借口搞交通线仍留在武汉，同女魔术师鬼混。再次以“化广奇”的艺名，在汉口公开表演大套科学魔术，并在街头张贴海报，以广招徕，终于被认识他的叛徒尤崇新发现，在大智旅馆被国民党特务逮捕。

顾顺章被押到武汉行营侦缉处时，盛气凌人，用命令的口气道：

“你们的处长蔡孟坚呢？我要见他。”

侦缉处长蔡孟坚一愣，在他身边转了一圈，问道：“你怎么知道这里有蔡孟坚？”

顾顺章冷冷一笑：“我还能知道各大城市侦缉处长是谁！”

蔡孟坚说：“我就是蔡孟坚。”

顾顺章居高临下，吩咐着：“你赶快安排飞机，本人要见蒋总司令，商谈国共合作问题。”

二十四岁的蔡孟坚被镇住了，客气地：“我可引见行营主任何成濬将军。”

顾顺章断然拒绝：“不必！我见他也是这几句话！”然后，不管对方如何盘问，不再开口。

蔡孟坚警告何成濬，还说：“顾顺章确实是共党政治局委员，民国十六年任上海工界纠察队长，在上海滩很有名气。”

他恭喜何成濬指日便要高升，因为如果火速派人送顾顺章到南京晋谒蒋总司令，把上海的共产党一网打尽，头份功劳不就算在你将军名下吗！

何成濬心里一动，又担心顾顺章投诚有假，不好



轻易作出决定。他要顾顺章供出红二方面军驻武汉办事处和党中央驻武汉交通站的具体地点，以表示他的诚意。

顾顺章立即供出何成濬所要的地址。接着，行营派兵按地址抓人，果然破获这两个共产党地下机关，把两个机关的人员悉数逮捕。这表明顾顺章的投诚是真的。

顾顺章一再警告蔡孟坚不能拍电报到南京去，但不说明其中原因，他担心电报落在钱壮飞手里，搜捕共产党的大计，就会全部落空。又担心说出了钱壮飞，何成濬和蔡孟坚会抢先一步，把钱壮飞抓起来，从而使他完全失去向蒋介石邀功请赏的资本。

蔡孟坚对顾顺章的吞吞吐吐深表反感，认为他故弄玄虚，居心叵测。于是，何成濬、蔡孟坚不理睬顾顺章的再三声明，分别向南京发了加急电报，由徐恩曾转陈立夫，目的都想抢头功。

二十六日，顾顺章已等得不耐烦了，一再询问兵舰到了没有。

蔡孟坚安慰他：“马上就到，南京方面已接到电报，一定大喜过望，恭候顾先生光临。”

顾顺章一听“电报”二字，勃然大怒，厉声问道：“你们发了电报？”然后一再顿足，叹着长气，“完了，捉不到周恩来了！”

蔡孟坚压住火气，问道：“抓不到周恩来？为什么？”

顾顺章火气更大了：“你们调查科徐恩曾左右有共产党（他还是不讲出钱壮飞的名字）。船太慢了，快找飞机，飞机！”

但是蔡孟坚还是把顾顺章押上兵舰。决定自己乘飞机先飞到南京，抢先报告顾顺章被捕经过。上飞机前，发出一份密电，告知南京，徐恩曾左右有共产党

员，顾顺章投诚的事切勿外传。

巧离“狼窝”

夜深沉，好象时间已停滞，空间已凝结，只有钟摆在不停地摆动，每一次摆动，都象是指向生死两端。

凌晨，报务员送来一封加急密电，还是从武汉来的。

钱壮飞披衣起床，立即翻译。电报的内容是：主任左右有共产党分子潜伏，顾某投诚事切勿外传，否则，肃清共党中央大计，将成泡影。

钱壮飞的心猛一沉，怒火中烧，暗暗地骂道：“这个败类，他的的确确叛变了！”他忧心忡忡，今天不是接头的日子，刘杞夫能不能及时找到李克农？老李能不能及时找到党中央？南京已不可久留，他决定马上亲自去上海，报告中央：顾顺章叛变千真万确。他看看挂钟，凌晨二时，到天亮以前已经没有火车从南京开出，最早一趟七点三十分开。但是，徐恩曾每次都是坐特快夜车早上七时二十分抵达南京，钱壮飞照例要开车去接，当然，不能坐七点三十分的车走，不然，徐恩曾到了南京不见自己开车去接，会引起怀疑的。他不需多少时间就可以全部查清武汉来电的内容，如果拍急电到上海，让上海公安局、无线电管理局在火车站拦截，那就插翅难飞。他决定照常开着小车到火车站迎接，把徐恩曾送往“正元实业社”，再坐八点的火车离开南京。

女儿和儿子呢？一起走吗？不，人去楼空，定会引起怀疑，应当一切照常。当然，孩子要受委屈，顾不得了。……

天亮以后，他来到隔壁中央饭店四楼“长江通讯社”。干事小张出门没有回来，他不便留条子，便用小刀把桌上的地图划为两半，暗示他逃走。

钱壮飞来不及回家看望儿女，驾驶着雪铁笼，先到电信局，给天津“长城通讯社”胡北风发了一封电报：“潮（钱壮飞名字）病重，速返。”然后开车到火车站，把徐恩曾接回“正元实业社”。

钱壮飞把武汉来的几封加急电放在徐恩曾办公桌上，说：“武汉可能发生什么重大事故，接连拍来六封密电。”

徐恩曾瞥了一眼：“难道湖北剿匪打了胜仗？”这时，杂役端来热腾腾的洗脸水，他掏出密码本，递过去：“钱先生，请你帮帮忙。”说罢，宽衣洗脸去了。

钱壮飞看看墙上的挂钟，七点五十分，离开车还有十分钟，时间紧迫，而徐恩曾的要求是无法拒绝的，更不能露出丝毫为难神情，便决定坐第三趟车。于是痛快地接密码，翻译起来。翻一封递一封。

徐恩曾惊喜交集，得意地说：“很好！有可能把上海共党一网打尽，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他连声说好，只是埋怨兵舰太慢了！

钱壮飞把最后一封电报递过去，心想：他看了会怎么样？愤怒？惊恐？还是不以为然？说道：“来电说我们这里有共产分子。”

徐恩曾吃了一惊，看完电报，沉吟不语，在房子

里踱来踱去，急忙转过身来，冷冷地问道：“我明白了，钱先生！你是怎么想的？”

钱壮飞弄不清徐恩曾的意思，含混地说：“不可不信，不可全信。顾顺章肯定要投靠蒋先生，这是无疑的。不过，事情总是虚虚实实，有明有暗。”

徐恩曾点点头，肯定地说：“有人想趁机从背后捅兄弟一刀，我这主任的位子，有人眼红得很！”

蔡孟坚先于顾顺章飞抵南京。但他并不知道钱壮飞的身份，不可能采取什么行动。当日下午顾顺章乘的兵舰抵达下关，他去把顾顺章接到了家楼指定的住所。顾顺章口气很大，马上要见蒋总司令。

陈立夫、徐恩曾见了。

顾顺章说到他家中藏有蒋介石的信，证明早怀归附之心。他说：“钱壮飞是共产党员，请马上把他扣留。万一钱壮飞逃跑，就要全功尽弃。”

到了总司令官邸，蒋介石从大厅出来，在走廊上听了陈立夫的介绍，只是挥了挥手，冷冷地问道：

“你叫顾顺章？你归向中央，很好！中央会对你宽大的！啊！希望你以后多多遵从陈、徐二同志的意见，事事与他们合作，啊！戴罪立功，前途是远大的，啊！”

蒋介石摆出皇上赐见的派头。既不征询顾顺章的意见，更不想让顾顺章开口，点点头，便转身走开了。

顾顺章怅然若失，脸色苍白，两眼发直……

徐恩曾来到“正元实业社”找不到钱壮飞。儿女还在，但不知父亲的去向。他来到钱壮飞办公室，打开柜子，帐目清清楚楚，现款一笔不差。随后他用电报将钱壮飞逃走的消息，告诉了陈立夫。此刻，钱壮飞坐的那趟列车正在京沪线上飞速运行。

上海车站的月台上，军警暗探密布。夕阳衔山的时候，火车啾着白雾，嘶叫着驶进上海站，刚刚停好，军警便分头包围每节车厢的各个车门，仔细地盘查着，却没有查到钱壮飞。

原来，钱壮飞已经在真如车站下车了。在邮政局附近他给妻子挂了电话：“昨天的行情完全确实，请火速转告总经理。”妻子用暗语告诉钱壮飞不要回家，在原地等候。不久，刘杞夫前来迎接。两个人一前一后，穿过街灯暗淡的僻静小巷，来到一座楼房，住进一间党组织早为他预备好的房子里。从此，他按时得到饮食，得到书报，大街那边不时传来警车的呼啸声和警笛的尖叫声。

几天以后，刘杞夫领来两个人。李克农先进的门，微笑着用力地握着钱壮飞的手。在他身后的胡北风上前一步，把钱壮飞紧紧地拥抱起来。

钱壮飞问道：“中央安全转移了？”

李克农点头：“安全转移了！”他告诉钱壮飞，周恩来同志果断作出决定，在同志们的协助下，以最快的速度，下达警报，安全转移，将顾顺章所知道的线索全部切断，国际机关、中央机关以及中央领导同志都及时地转移了，损失可以说微乎其微。

钱壮飞激动地含着热泪，温和地笑了。

李克农告诉钱壮飞：“中央决定我们到中央苏区，当红军去！”

（下转71页）



知音曲

——陈毅同志和知识分子

光明日报记者 马雨农

陈毅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多年了，然而他在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问题上，至今仍是我们的模范。

陈毅同志十分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他的最感人之处就在于，他深知知识分子在我国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在知识分子面前不摆一点点架子，把知识分子当成真正的知心朋友，因此，知识分子也把他作为真正的知心朋友。

引子：一串欢畅的笑声

(笑声)……，(笑声)……，(大笑)……(哄堂大笑)……

在这份讲话记录稿里，这样注明与会者欢笑出声的地方，有六十二处！笑声，犹如一条有声的线，贯穿着这份三万三千字的长篇报告。字里行间，似可看见当年会场的活跃景象：台上，报告人开怀畅论，妙语连珠；台下，听讲人点头称是，喜形于色。心与心相贴，情与情交融，激起一串串欢畅的笑声，汇成一股使人五内沸然的热流……

中国年长一点的知识分子都忘不了，一九六二年的春天，刚直豪爽的陈老总，在南国花城曾作过一个多么富有真知灼见的精彩报告。他用火一般的热情，阐述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驱拨笼罩在人们心头的迷云乱雾。二十一年过去了，他字重千钧的话语，愈加流金溢彩——

“……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劳动人民中间的三个组成部分，他们是主人翁。不能够经过了十二年的改造、考验，还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戴在所有知识分子的头上，因为那样做不合乎实际情况。……”

“……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笑声)”

“脱帽加冕”，多么生动、形象而又精辟的比喻！说到陈毅同志和知识分子这个题目，谁都会首先想到他的这句名言。四个字，解开了当时知识分子问题的症结，也启开了人们心灵深处欢笑的闸门。

笑声朗朗，宛如一部和谐的知音交响曲！岁月易逝，这乐曲至今仍在人们心头回荡……

戎行兼言艺文事

“今我在戎行，曷言艺文事？慷慨每难免，兴会淋漓至。”陈毅同志这著名的诗篇，记载下了他当年一面驰骋疆场、一面瞩目文坛的战斗生活。

抗日战争时期，陈毅同志担任新四军的领导职

务。尽管环境险恶，战事紧张，他仍然十分重视知识分子工作，专门派人到各地去吸收大批知识分子参加新四军的队伍。那时，每隔十天半月就有人到上海去一次，与地下党联系，动员知识青年到根据地参加革命。作家吴强当时在抗大五分校的通讯处工作，住在黄桥。仅经他转送到盐城新四军军部的，就有五百余人。这些同志到根据地后，有的在抗大、鲁艺的分校学习，有的直接到前线工作。陈老总对他们视若至宝，经常找这个谈心，找那个聊天，参加他们举办的活动。

那时，有一位作家，多少有点文化人习气，不修边幅。有的同志很看不惯。陈毅同志说：“这样的人现在还嫌太少，你们却容不得，你们不要，给我。”之后，他把这位作家带到了前线的部队。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局势较前稳定的时候，为了使这些同志有个比较好的环境搞创作，陈毅同志亲自策马观察，选定邻近军部的一个村子，作为活动点。这就是后来传为文坛佳话的新四军文化村。当时，剧作家阿英、音乐家贺绿汀、名记者范长江，以及作家胡考、戈扬等，都曾在文化村居住、工作过。他们编剧的编剧，作曲的作曲，办报的办报，使新四军的思想文化工作一时出现了空前活跃的景象。陈毅同志在繁忙的军务之余，常信步到文化村来串门，与大家谈心、吟诗、对弈……

为了更广泛地团结当地上层的知识分子，陈毅同志还亲自发起，创办了一个“湖海文艺社”，吸收各界文化人士参加，“藉可歌可泣之诗文，鼓如虎如黑之勇气，裨益抗敌，裨益建国。”文艺社成立时，他特意写了一首长诗，热情祝贺。此后，陈老总在征战之余，倚马走笔，又写了许多精彩的诗篇，与当地的知识分子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也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他用一席演说与大家交了心

那是上海解放的第六天，黄浦江畔战火刚熄，硝烟犹存，有多少问题急待着新任市长去处理啊！

然而就在这红旗刚刚升起的第六天，陈老总却把夏衍等几位主管文教接管工作的同志叫到办公室，商量召开一次全上海知识分子代表座谈会的问题，他说：这个会应该早些开。参加的人要包括科学家、技术人员、学者、教授、作家、演员，还有中小学教师。人多一点不要紧。所有在上海的代表性人物都要请到。

遵照陈毅同志的意见，夏衍等人第二天就商定了一个一百多人的名单。陈老总亲自审看，逐个询问，又把一些遗漏的人一一补上。最后，名单增加到了六百六十二人。